

地：没有选择权。他演过咖啡师，演过保安，也演过刑侦副队长，角色跨度极大，但基本都是戏份不多的配角。

2012年，他参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水木清华》，饰演青年钱钟书。戏份虽少，他却彻夜难眠，连夜查看钱钟书的资料、影像和书籍。王道铁坦言，在没有选择权的那些年，即便戏份少，或是小角色，他也会认真做功课。“尤其是真人真事，有历史原型，你演得不对，人家就会挑毛病。”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追求，成为他在那些寂寂无名的岁月里，唯一能抓住的支点。

2019年，他迎来了一个“最接近红”的机会。在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“回归篇”中，他与杜江、朱一龙同框，饰演一名升旗手。影片的巨大成功让他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。按照爽文的套路，这应该是逆袭的起点。

然而，现实不是爽文。

那时的王道铁已经34岁。此前几乎没有作品积累，不足以形成说服力。没有戏拍的日子越来越多，一年中一半时间无戏可拍。那种迷茫和焦虑，就像温水煮青蛙。

思量再三，他决定放弃。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一种近乎理性的选择——改行做幕后，做商业导演或商业编剧。既然台前走不通，就退到幕后另辟道路。他最初的动机是通过影像和人建立连接，其实一直没变。

竖屏短剧成为“分水岭”

就在王道铁准备彻底转身时，一个名为“听花岛”的短剧团队联系了他。那是2022年，短剧行业刚开始野蛮生长，在大多数传统影视人眼里，短剧并不被看好。

王道铁一开始也这么认为。他以为短剧“就是几个人拿着手机拍”。但到了片场，他发现自己错了。剧组有五十多号人，专业制作模式。他意识到，短剧剧组不是草台班子，而是一种新的、快节奏的影视工业形态。

彼时他已不做演员两三年。为什么会决定再信一次？他坦言，没有太多选择。“当时也是在我们公司，要做一部戏，我恰好合适。”就这样，他接拍了第一部短剧。

从电影大银幕到手机竖屏，他一开始并不适应。但他很快发现，作为演员的核心工作方式没有变——依然要从拿到剧本开始围读、定妆、拍摄，捋清人物每一个时刻的内部行为和逻辑。“有台词和没台词对我来说一样，我都得去捋人物行为逻辑，本质都在表演。”

随后几年，王道铁凭借《爱的年龄差》《情迷上海滩》等作品在短剧领域站稳脚跟。他外形硬朗成熟，被贴上“叔系霸总”标签。但他清楚，演霸总靠想象力，没人知道千亿霸总什么样，容错空间大。真正考验功力的是演“小人物”。“小人物难在大家都经历过，表演必须

非常准确。稍微不准确，大家就能感知到。”

这种对生活流的敏锐，在《家里家外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剧本递来时，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接了。原因有三：方言，他是四川人；生活流，拍市井气息的创新题材本身大胆；角色本身，陈海清“特别像父辈那一代人”。“他是那种情感上不善于表达，却把爱藏在心里和行动中的男人。”剧中陈海清是“耙耳朵”，但他的“耙”是希望家庭和睦，愿意示弱，强悍留给对抗家庭以外的困难。

“演陈海清时，有几场戏大家都说特别真实，那种不紧不慢的松弛感不是演出来的。”王道铁说，陈海清和他本人相似度很高，他甚至在表演中窥见了一部分以前没看见过的自己。剧中求婚那场戏，简洁直接又深情，哭戏的记忆浓烈。他仿佛挖掘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内敛与担当。

《家里家外》爆火后，王道铁看到一条让他印象深刻的评论：“不以分享短剧而感到耻辱。”他说当时很开心。因为这句话触动了他的切身感受—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演短剧确实是一件“不好意思说”的事。但《家里家外》证明了，短剧也可以有情怀、有创新、有美学，承载一个时代的家庭记忆和人文关怀。

寻找确定的“人味儿”

短剧的浪潮来得又快又猛。王